

客家方言研究

第二届客方言
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
周日健
主编



客家方言研究

——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李如龙 周日健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方言研究/李如龙, 周日健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9
ISBN 7-81029-565-9

- I. 客…
- II. ①李…②周…
- III. 方言研究
- IV. H17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广州·石牌)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50千字 印张: 15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定价: 28.00元

本书承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政府赞助出版，谨
致谢忱！



筹委会召集人（自左至右）：周日健、饶长溶、罗兆荣



研讨会开幕式



会场一角（前排中为增城市党政领导人）



筹委会委员合照



与会学者合照



右起：郑金榕书记、罗兆荣校长、
骆小民市长、李巨贤副书记|



部分学者合照于增城电视大学风台

前 言

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的首届客家方言研讨会举办三年之后，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于1996年8月21日至23日在广东省增城市举行。

增城市位于广州市东北郊，是离广州最近的客家之乡。全市有客家人21万多，占全县农村人口的40%。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古城近十多年来经济文化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于1993年撤县建市。这次会议和本书的出版得到增城市郑金榕书记和骆小民市长的鼎力支持，经费是由增城市拨款全力赞助的。操办此次会议会务工作的则是增城市广播电视大学。该校自1979年创办以来成绩卓著，十次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单位，校长罗兆荣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先进工作者。开会期间，杨佩兰副市长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王运才常务副市长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增城市党政各部门都有领导人参加。

50多位国内外学者带来了丰富多采的论文，在三天时间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会后出版论文集，并推举了以下9位学者作为论文集编委：

李如龙 周日健 饶长溶

张维耿 赖江基 张双庆

罗兆荣 刘纶鑫 邓晓华

经过编委们通信投票和在穗编委的讨论，除去已在其他书刊

2 客家方言研究

发表的论文之外，共有 30 篇论文入选。编委会旋即通知作者修改原作，并由李如龙、周日健、饶长溶、张维耿、赖江基等五位编委分头审阅作者寄来的定稿，最后由我们编成了这本集子。修改定稿之前虽经编委们提出过修改意见，各篇论文的材料和观点仍尊重作者意见，文责自负。

会徽由罗兆荣编委设计。

暨南大学出版社热心支持本书的出版，特表谢意。

李如龙、周日健

1997 年 9 月

目 录

前言	李如龙 周日健	(1)
谈谈客赣语分立方言区的问题	罗美珍	(1)
论客方言与客家民系同步形成	张卫东	(10)
客话特点的认定与客族迁徙	罗肇锦	(25)
客家人的分布与客语的分类	刘镇发	(47)
议议客家方言语音、语法的关系	饶长溶	(61)
广东客家方言研究之我见	詹伯慧	(78)
论客家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邓晓华	(88)
闽西七县客家方言语音的异同	李如龙	(99)
增城客家话语音的内部差异	罗兆荣 王李英	(118)
广东丰顺客方言的分布及其言韵特征	高 然	(133)
曲江马坝(叶屋)客家话语音特点	周日健 冯国强	(146)
大埔县客家话语音特点简介	吉川雅之	(158)
闽西客话语音系统	蓝小玲	(174)
永和长岗程乡客家话音系	罗兆荣 王李英	(194)
赣方言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读阴平		
及其与客方言的关系	谢留文	(234)
客家方言的声调特点补论	周日健	(243)
坪畲客家话古浊上字的调类分化	严修鸿	(257)
客家方言的人声	刘纶鑫	(275)

2 客家方言研究

广西陆川客家方言的合口介音

- 再论高本汉所构拟的两种合口介音 …… 池田巧 (289)
- 从客家话表示“这里、那里”的处所词谈起
…………… 张振兴 张惠英 (305)
- 马来西亚土乃客话的词汇特点 …………… 练春招 (314)
- 客家话的“死” …………… 张维耿 (346)
- 闽南话和客家话共同的方言词补证 …………… 庄初升 (350)
- “转”表返回义解：从客方言谈起 …………… 吴叠彬 (361)
- 瑞金话的四字格词语 …………… 刘有志 (366)
- 连平话形容词构词方式和程度差异的多样性
…………… 傅雨贤 (379)
- 广东惠东客家方言动态助词“过” …………… 陈延河 (390)
- 石城（龙岗）方言的体 …………… 曾毅平 (399)
- 章太炎与客方言研究 …………… 谢栋元 (412)
- 《客家研究导论》中的客家语言存疑 …………… 饶秉才 (419)

附录 第二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文件

1. 筹备委员会名单 …………… (1)
2. 开幕词（饶长溶） …………… (3)
3. 向大会发来贺信的单位和个人 …………… (6)
4. 闭幕词（李如龙） …………… (7)
5. 与会学者及发表论文一览 …………… (12)

谈谈客、赣语分立方言区的问题

罗美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客家话和赣语是各立方言区还是合为一个方言，语言学界有不同的意见。赵元任、李方桂^①将客、赣语合为一个区。罗常培认为它们大同小异，怀疑是同系异派的方言^②。周振鹤、游汝杰则认为客家话和赣语是从形成于中唐的原始客赣语分化出来的^③。李荣和张光宇主张客、赣语分立方言^④。李先生依据的是语言差异；张先生主要是考虑客家的群体意识。笔者想就此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1 方言是什么

划分方言，首先必须把握住方言的性质。一般认为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它和全民共同语之间构成一种主次关系。这样的理解仅是从语言结构出发，只看到方言的地域性和共时性。实际上方言是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异的结果，成为某一地区某个群体使用的语言。它既具有地域性，也具有群体性，而群体性是方言的本质所在。因为从方言形成的原因来看固然和地理改变有某些关系，但是地域的改变并不一定就会造成方言的差异，而

群体的不同则必会有语言差异。山川的阻隔，有时会造成语言差异，但也不尽然。如：瑞士和法国之间隔有阿尔卑斯山，但相邻的居民语言相通。德意志语言的统一是莱茵河起了媒介的作用。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现在都没有统一的全民语言。他们的语言都以方言的形式出现。这些方言多和同一民族内的不同自称相吻合，这些不同的自称，就是一个民族内的不同支系。因此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实际是古代亲属部落语言的继承。同一自称（支系）的人不管分离多久，相隔多远，现在相会仍能通话，但在同一地区不同自称的同一民族却无法通话。如云南的彝族自称为“倮倮”的能和国内外同一自称的人互相通话，却不能和本地区自称为“诺苏”的彝族通话。汉语也有类似情况：广东潮汕的闽人不能和粤人通话，却能 and 福建厦门人通话。因此不能仅从地域来划分方言。单依据语言结构的差异来划分方言也不容易划分准确。因为方言和亲属语言都是同一种语言在结构上发生变异的结果。但是变异到什么程度算是一种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到什么程度算是构成独立的亲属语言，语言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些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比某些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还大。如：汉、苗、彝语内部方言的差异比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之间的差异还大。而同一个语言内部方言间的差异程度也是不平衡的。湘、赣、客语和官话近；吴、闽、粤语和官话就比较远。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提出粤语是独立于汉语的一种语言的主张。

形成方言和亲属语言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的分化，社会生活共同体有了变动。因此方言和亲属语言都具有群体性，但亲属语言的群体差异一般是民族差别，语言的变异程度要比方言深。而方言的群体差异一般是民族支系的差别，语言变异比较小。将地域、群体、语言变异三者联系起来考虑，能把方言划分得更合适。举傣、泰语为例：

笔者曾将西双版纳傣语词汇和曼谷话进行比较,在2002个单音节常用词中有1403个同源,相同成分占70%。西双版纳傣语和德宏傣语相比,1650个词中有1358个同源,占82%。但是版纳傣语和红河、马关、元江等地的傣语相比,同源的仅占50%左右。如果仅从语言差异考虑,傣、泰语是方言差异,而版纳傣语和红河等地傣语则似应视为不同的语言。西方学者就把傣语、老挝语视为泰语的一个方言。我们将方言的地域性、群体性和语言变异情况统一起来考虑,认为将傣、泰语划为不同的亲属语言为宜。因为:1)傣、泰族的自称不同。傣族是tai²,泰族是thai²,都来源于古代的*djai。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已经形成不同的民族。2)彼此的语言发生较大的变化,虽然有70%同源,但文化词多不同源,相异的成分在增长。

把红河等地的傣语和西双版纳傣语视为一个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也是合适的,因为:1)他们都统称tai²,版纳傣族自称tai²lu⁴(lu⁴是傣语地名,意为“lu⁴地傣族”)。红河等地傣族的自称也在统称tai²的后面加上傣语地名。或服饰颜色名,以示傣族的不同支系。傣族内部彼此认同。2)虽然版纳傣语和这些地区的傣语同源的仅占50%,但随着内部的交往以及共同向汉语吸收借词,相同的成分在增长。

2 客家与划分方言的关系

客家这个汉民族的支系经历过孕育、形成和发展三个时期。孕育时期(西晋至唐末)的客家先民(司豫州流人等)大部分还停留在赣中、赣北。唐末以后从江淮大批进入闽、粤、赣交界处的中原人也多要经过江西。这是造成客、赣语有较多共同成分的主要原因。形成时期(南宋以后)的客家人在闽西、赣南、粤东

的山区有了共同的地域和山耕文化；在福建汀州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时期的客家人逐渐向粤东扩展，在梅县形成了另一个客家中心。明清以后，客家人又从粤东向海内外迁徙。客家先民自进入赣南、闽西以后，在征服土著，反客为主的过程中以及向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内聚力和群体意识逐渐增强。他们有了维系本群体的统一语言。这种语言和周围其他群体的语言（如：闽、粤、赣）都有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在江西说客家话和赣语的人区分得那么清楚的原因。在闽西，说龙岩话（属闽方言）和说客家话的人也区分得很清楚。

汉语几大方言的命名，有按地域命名的，如湘、赣语、北方官话；有按古群体或其分布地域命名的，如吴、闽、粤语，而客家则按近代群体命名。这就是考虑到客家的群体性。因为客家主要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不好以某个省名为代表来命名。结合地域、群体、语言变异三者情况把客家话独立为方言是科学的。

3 客、赣语分立方言的语言证据

语言差异是客、赣语分立方言的重要证据。首先分析一下客、赣语的相同成分。

客、赣语的相同成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⑤：

1. 有些词和其他南方方言一样没有随北方汉语起相同的变化，闽、粤、客、赣使用共同的古汉语词，如：倚（站）、行（走）、走（跑）、斫（砍）、禾（稻谷）、无（没有）、烱（融化）、细（小）、后生（年轻）、光（亮）、乌（黑）、渠（他）、个（的字结构）。

2. 中原西部汉语音变特点的共同继承。

据张光宇先生研究，古代中原汉语有东、西部之差异。客、赣语共同的语音特征，实际是中原西部汉语的音变特点，如：

(1) 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声母不论平仄皆变为清音送气。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说：“今荆襄人呼提为堤”“关中人呼稻为讨”。在客家先民迁徙的出发地（山西南区方言汾河片）以及迁徙的沿途（如苏北泰州、如皋、南通；皖南太平、休宁、绩溪、黟县以及湖南的益阳、沅江）都保留有这一特征。

(2) 上声浊母和次浊母的一些字读阴平^①，在苏北、皖南也有这一现象，如“懒、野、老、藕”在太平、仙源读阴平，“重、溃、坐、弟、上、下”在泰州、如皋也读阴平。

(3) 晓、匣母合口变读为 f*，湘方言也同。

某条音变规律发生以后，各地继承这一音变现象会有不平衡的情况。有的变化得彻底些，有的则只是部分词开始变。当变到一定程度时^①，有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按此规律起变化。即使在一个方言内部也存在这种不平衡现象。如：“渠”（群母）、“队”（定母）在客、赣语都读不送气。“辮”（并母）在梅县、连城读不送气，在长汀、南昌读送气。次浊和全浊上声变读为阴平也是这种情况，具体到哪些字按此规律变，各地不完全一致。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规律是从中原西部汉语继承下来应是无疑的。

3. 两语因地域接壤相互影响造成的相同成分。

客、赣语地域接壤，人民在相互交往中必然会在彼此的语言中产生影响。在赣语与福建接壤的赣语抚州片和客家话就有更多的共同点。如：赣语多数地区 n、l 不分，但南城、黎川、广昌 n、l 不混；全浊上声读阴平也是这片的显著特点；赣语大多数地

* 据刘纶鑫先生提供：赣南中部地区的客家话次浊上声字不读或极少读阴平，赣南本地话晓、匣母合口不读 f 而读 h。

区把否定副词说成“不”，客家话说成¹²。可是黎川话多数情况下说“不”，有些情况下说¹²，如“我¹²会说黎川话”。

客家话地处更闭塞的山区，保留古语词较多；赣语处在北方汉人南下岭南的要冲，语言受官话的影响较大，但有些词也许受客家话的牵制还使用古语词。举“炙”和“斫”为例：“晒太阳”和“烤火”，客家话说成“炙热头（或日头）”、“炙火”；赣语只有“烤火”说成“炙火”，而“晒太阳”说成“晒日头”了。“砍柴”和“买肉”，客家话说成“斫樵”、“斫肉”；赣语只有“买肉”说成“斫肉”，而“砍柴”也说“砍柴”。

有些词在客家话内部说法很一致，在赣语内部却不一致，只有部分地区的说法和客家话同。如：

	客家			赣		
厅堂	厅下	厅下	厅前	藏	僻	僻、囡
玉米	包粟	包粟	玉米	干净	伶俐	伶俐 干净
夫之母	家娘	家娘	家婆	自己	自家	自家 自己

以上三点说明客、赣语的共同成分并不是客、赣语独具的特色：其他南方方言也保留相同的古语语词；共同的音变特征是中原西部汉语的音变特征；有些共同成分是因地域接壤互相影响的。因此，是否存在过有别于其他方言的原始客赣语，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肯定这一问题。有一些客、赣语相同的词，随着和其他方言比较的深入以及其他方言公布的材料越来越多，也许这些词并非客、赣语独用。如：劈（木刺），湘方言也用。下面列出一些长汀话和南昌话相同的词供今后与其他方言进一步比较：

名词 月光（月亮）、老公（丈夫）、老弟（弟弟）、姆妈（妈妈）、人公子（纸或泥做小人）、鼻公（鼻子）、茶菇（茶油榨出的渣）、裤脚（裤腿）、衫袖（衣袖）、竹篙（竹杆）、笼床（笼

屈)、髻(大缸)、滚水(开水)、莛(树根)、纸煤子(引火的纸捻儿)、面盆(脸盆)、屋下(家)、镢头(锄头)、狗窠(狗窝)。

动词 颌头(点头)、凭(靠)、倚(站)、话(说)、劊(宰杀)、筛酒(斟酒)、戳鸡(阉鸡)、淘汤(饭泡汤)、斗(拼接)、鼓气(喘气歇息)、服事(伺候)、减饭(拨掉饭)、猴(馋吃)、噍牙窖(胡说)、撞倒(遇见)、焯(融化)、衍被(缝被)、缙(捆绑)、供(赡养)、焯(少量洗水煮)、逼饭(焖饭)、臂开脚(脚张开)、涿雨(淋雨)、觑(从缝隙中偷看)、搨(推)、簸(扣、盖)。

形容词 穰(热闹)、痲(手脚伸不直的)、烧(热)、燥(干)、蝉(傻)、寡淡(很淡)、独食(独自一人吃)、盈(剩)、伶俐(干净)、雀剥(缺德)。

客、赣语之间的差异，现在看来并非大同中的小异。从语音上来看，有几条明显的差别(赣语特征引自陈昌仪的《赣方言概要》)：

1. 赣语多数地区 n、l 不分，客语大多不混。
2. 鄱阳湖周围和赣江中下游地区的赣语，声母送气与否影响声调的分化。送气和不送气声母在平、上、去、入四声上各有不同的调值。客家话没有这一现象。侗语和苗语有这种特征。
3. 赣语抚州片透、定母变读为 h，如黎川：弟 hi、大 hai、腿 hoi、洞 h¹ŋ、铁 hie²、敌 hi²。客家话不这么变。
4. 匣母合口字客家话多变读为 v，赣语多读零声母，如：话、弯、歪、碗、王。
5. “分”、“飞”、“非”，客家话还保留重唇音 p 的读法，赣语已变读为轻唇音 f。
6. “窗 - 聪”和“双 - 松”客家话保留韵母不区分的古读，赣语区分。